

饕餮娘子



1 桃花谣

佟婕 著

珍馐美饌之中，
細嚼欲念人間。

史上鼎好看
中国美食奇幻

《饕餮娘子》
珍藏三部曲

蜜语楼

诚意新作
独家发布

世纪文香
世纪出版集团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桃花谣/佟婕著.—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15

(饕餮娘子)

ISBN 978-7-208-13369-3

I. ①桃… II. ①佟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50628 号



出品人 邵敏
责任编辑 邵敏 方蔚楠
封面装帧 蓉蓉
封面插图 景殊

饕餮娘子之一

桃花谣

佟婕 著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o)

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20×1000 1/16 印张 16 插页 1 字数 270,000

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08-13369-3/I·1450

定价 32.00 元

1 桃花谣

饕餮食娘

目录

鬼豆腐	菊花骨	明珠羹	纸花蜜	金丝粉	芙蓉肺	莲心果	焦茶水	雪花酥	莲花豆	醉桃童	镇魂馒头	阿胶肉	蔷薇糕	神仙醋
拾伍	拾肆	拾叁	拾贰	拾壹	拾	玖	捌	柒	陆	伍	肆	叁	贰	壹
239	214	198	180	149	134	115	99	84	66	53	39	25	12	1



壹·神仙醋

谁都很难想到，饕餮本是欲望的化身，人的欲望自然也是她的食物，她随时都觊觎着人的欲望，伺机将它吞噬。

江都近郊乡下，有一处柳青街的“欢香馆”，可是本地客如云来的有名特色饭馆。

这家饭馆也不知是哪一年就突然冒出来的，当家的是一位老板娘，自称姓桃，北方过来的人。她年约三十，生得窈窕白皙，朱唇潋滟，妩媚动人；夏日里常穿一身素洁的青蓝色小碎花葛布衣衫，下厨时裹着一色的包头，迎来送往间，大方得体，童叟无欺；待邻里街坊也都格外和蔼热情，所以人戏称桃花三娘子，后来又干脆直呼桃三娘了。

桃三娘的厨艺很快在江都一带有了名气，天南地北的小吃大菜，来自五湖四海的客人偶尔说起家乡的什么，她又能找到菜肉食材的，稍一琢磨就能做出一模一样的来，保证让离乡背井出来跑生意的客人吃得开心满意。

她的小店也因此名声大噪，附近乡里人家，甚至有想把女儿送来跟她学操持技艺的，可桃三娘总是婉言谢绝，谦虚地笑着说自家这是微薄小店糊口伎俩，不值一提。

后来，街坊四邻看她平日里不怎么与人交际，没有丈夫儿女，又不见任何亲



戚走动，手下几个伙计唯有低头做事，从来不问不答，性情木讷。时间一长，就有人议论起这桃三娘有点古怪。更离谱的，还有人传言，桃三娘虽然擅烹调菜肴，可其实最喜欢吃的，竟是脑子，不止一次有人见过她晚上在自家小灶上，煮出一大盆白花，不知是猪还是牛的脑子，一个人吃得津津有味……久而久之，当地人对她也就敬而远之起来。只是来往客商歇脚打尖的，依然络绎不绝。

唯有我，却觉得桃三娘是最可亲的人。我家就住欢香馆对面的竹枝儿巷口，爹爹是做木匠的，整日里游走于东家西家，敲敲打打没有停歇的时候；娘则忙于许多针黹活计，十指穿缝间，日子也能更细密。

我从小总自己玩，没事趴在自家窗台上，就能闻见路口对面欢香馆飘过来的饭菜香气，也看得见老板娘忙忙碌碌的身影。

长大一点，有时就跑到欢香馆门前附近，见桃三娘正摊开一些竹篾簸箕晒茄子干或豆角干，也过去帮帮她忙，她总笑着夸我懂事，临了有时还在我嘴里塞一块梅糖。

天气好的黄道吉日里，我总能看见桃三娘把浸泡过的豆子拌好，在自家院子里造酱油。一边帮她打把下手，一边听她娓娓道来造酱的秘诀：“下酱的日子最忌讳‘水日’，这一天造酱油肯定不成的，会生虫。若已经长虫了，可以拿六七个草乌头，每个切四块，排在坛底，酱里有虫也即死，永不再生……等到中秋后，可以放一杯左右甘草，就不会生霉花子……蚕豆酱油味道更妙，拿五月收下的蚕豆一斗，煮熟去壳，白面三斗，滚水六斗，晒七日，入盐八斤……”

这样的日子长了，我到欢香馆的次数也越来越多。

“客官里面请！客官想吃点什么？”

“嗨，都是老主顾了，桃三娘，来碟韭菜炒鸡蛋，椒末麻油拌个猪耳丝，打个火腿豆腐汤，两碗米饭！”

“好咧，跑堂的快给客官上茶！”

一迭声吆喝下去，不一时，酒足饭饱，那客商把随身带来放在桌上的一个大包袱拍了拍，朝桃三娘半开玩笑半当真地道：“桃三娘，买根簪子吧？我刚从金陵进的货，卖给你，肯定是最实惠的价码。”

桃三娘笑吟吟过来：“知道你的都是好东西，但我不喜欢，我整天忙里忙外的，戴这些不方便。”

“是、是，桃花三娘子花容月貌，不打扮也比一般人强百倍，叫什么唇不点而丹，眉不画而翠……”



“得！吃好喝好了就拿我取笑是吧？小心下回我给你饭里下巴豆。”桃三娘从一排柜子底下端出一小口坛子，开了封口，拿勺子舀出一点尝尝。

旁有人看着好奇：“哟，桃三娘，又是什么好东西？”

桃三娘笑了笑，不答。

这个时候，我正在巷子口闲晃，忽然见一人从路的一头慢慢踱来。是个穿青布长衫的后生，却是本地官洲渡头摆渡张老汉的独子张玉才，勤奋上进的读书人，虽然他长相干净整齐，但黄黄瘦瘦的总有那么点寒酸相。张玉才为人平日最是谨小慎微，隔三差五帮人写个帖子、代笔一封信，也能聊以糊口。可今日见他，却是眉头深锁，神情懊丧，魂不守舍地就走进欢香馆去，我出于好奇，便也往店门口挨近过去，只听他甫一进去就喊：“跑堂的，去给我打斤酒来。”

跑堂的引他到一张桌子坐下：“客官您是要哪种酒啊？烧春还是梨花白？太雕竹叶青？”

“随便随便！”张玉才不耐烦摆手，自兜里抓出一把钱撒桌上，“你看着办吧。”

跑堂的捡起钱算了算：“好，您稍等。”

不一会儿，就捧来了一碟花生米，一碟五香豆，一个约半斤的锡酒壶：“客官慢用。”

桃三娘在柜台那儿冷眼看着，只见他倒满一杯酒就往嘴里灌，一口喝干，再倒一杯，一连灌下三杯去，那样子就是不会喝酒的人。果不其然，他立刻就呛得满脸通红，剧烈咳嗽起来。

“哎呀，你们怎么都不认得吗？不是和你们说过了吗？本地街坊来了，更要好好招待，李二，快去把我做的糟鸭蛋拿两个来。”桃三娘赶忙走过来，朝张玉才道，“你是张家的小哥吧？喝酒也别太猛了，得吃点东西垫垫。”

张玉才被酒呛得晕头转向的：“你、你别来管我……”

我在外面听见是桃三娘糟的鸭蛋，就忍不住流口水了。她糟的鸭蛋味道和形状都很新异，洗净鸭蛋放进她秘制的陈糟坛子里，存放七天后取出，鸭蛋就会软糯如绵，再用小巧方形木匣盛煮，即成方蛋，切片吃着鲜味无比。

看那张玉才不领情，桃三娘也不生气，依旧笑咪咪地转身去招呼别的客人，这里过路行脚的人，来去匆匆，自然也没人过多去注意这个后生。

我好奇地在欢香馆门口两棵核桃树下挪来挪去，不时拿眼偷瞄一下店里的情景。只见那张玉才咳嗽完了，又再灌了自己两杯，迅速就脸红筋凸起来，根本就是存心要灌醉自己的模样。我看他的样子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，却又无从发



泄，恐怕他喝醉了还要闹事吧？桃三娘应该早看在眼里了，怎么她这会儿也不言语呢？

我又望向桃三娘，正巧她也看见了我，就招呼道：“桃月儿啊，几天没看见你了。”说着，她就走到店门前来，声音略压低，“我刚点了一壶梅卤茶，别人我可不给他喝，你来。”她伸手牵我，我就跟着她进去了，到柜台旁一张小桌子坐了，桃三娘给我倒来茶。

我正要喝，突然只听“哐当”一声碎响，我们一齐看过去，只见那张玉才手上满是鲜血，桌上地上都是一些碎了的酒杯渣子。他却不知道痛似的，先是定定地看着自己的手一阵，接着竟捶打起桌子号啕大哭起来。

店里众人都看得傻了眼，一时都不知该怎么办好。

只听他一边哭一边还口齿不清地喊：“椒盐、椒盐……”

我一头雾水，也听得新鲜，小声与旁边桃三娘说：“三、三娘，他说什么……椒盐？”

桃三娘抿嘴笑笑没回答我，有人结账，她拿起算盘拨打起来，纤纤笋玉一般的手指飞快跳动着，煞是好看。

我却害怕起来，我过去从未看见过喝醉了会发这么大酒疯的。我死死盯着那张玉才，只见他满手血流不止，双臂使劲挥舞着。旁边一桌有个离他最近的客人，刚起身想避开他远点的时候，他冷不丁地突然过去一把攥住那人衣服：“这个世上哪有这样的事？啊！你说啊，这人、这人，偏偏有人想得到却得不到，想说的话，也不能说啊！怎么就……椒盐！……”

他继续大喊大叫，把这倒霉的客人吓得不轻。店里伙计过去拉他，看他平日手无缚鸡之力的模样，这会儿却一把将伙计甩得跌出去老远。

我吓傻了：“三、三娘……”

回头却见桃三娘慢条斯理地把她方才尝过味道的坛子打开，用舀子舀出一勺放进一酒杯里，然后拿着酒杯朝张玉才走过去。

张玉才已经放开那倒霉蛋，“扑通”一声跌坐在地上，继续挥舞血淋淋的手大哭，桃三娘伸手一拍他：“张小哥，有话好说嘛，来，三娘再敬你一杯。”

张玉才原本谁都不答理的，桃三娘这么一句，他顿时就停下来，回头眼睛发直地看了看她，再看看她手里的酒，接了过去，又毫不犹豫一口喝尽。刚一入口，他便脸色一变，眼睛猛地一瞪，手里的杯子掉落，整个人像只破口袋一般，往地上一歪倒，就失去知觉了。

“哎呀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”周围的人都惊叫起来，凑着头过来看。



桃三娘却不以为异，转身吩咐道：“哎呀，各位多多包涵啊！这位客官他不胜酒力，实在不好意思。李二，快把张小哥扶起来，他喝太多醉倒了。何大，拿醒酒石来。”

众人本来与张玉才不认识，也就散开不管这闲事了。众人回自己桌上，吃饭的继续吃，结账的结了走，不一会儿店里就清静下来。

李二把张玉才扶到一个地方歪着，等何大拿来醒酒石放进他嘴里，便也都各自去忙活各自的事去了。

我看张玉才半晌没动了，才从惊吓中缓过神来，桃三娘的身影依旧是忙忙碌碌的，那副处变不惊的气度，让我打心底佩服。她完全不像我娘或者其他我所认识的婶姨姑婆那样，碰到一点点小事就大惊小叫，做饭的手艺，也比那些人强……就在我自己胡思乱想的时候，桃三娘已经利落地把客人都打发完了，回到柜台前看我：“桃月儿，想什么呢？”

我摇摇头。

她笑眯眯地拧拧我的鼻尖：“三娘最喜欢小桃月儿了，知道为什么吗？”

我又摇摇头。

“因为桃月儿长得漂亮，人又聪明伶俐，不任性不多说话，还有名字呀，也和三娘的一样，都有个桃字儿。你说，三娘能不喜欢你吗？”

我愣愣地看着她，仿佛没明白她的话是什么意思，那边的张玉才忽然发出“哎哟”一声呻吟。

我们一齐看去，他果然是醒了。

他咳嗽一下，吐出了口里的醒酒石，李二周到地跑去拿来一条毛巾给他擦脸。他这一昏一醒，其实没隔多大会儿工夫，可看他那样子，酒痴却是完全过去了。

桃三娘又拿酒杯装了点方才坛子里舀给他喝的东西，走过去道：“小张哥，再喝一杯吧？”

张玉才赶紧摇头摆手：“不、不喝了。”

桃三娘在他身边坐下：“这个不是酒，是我刚酿好开坛的神仙醋，健胃醒酒。刚才我让你喝了一杯，就把上头的酒劲压下去了，你这会儿肯定头疼，再喝一杯，兴许能舒服点。”

张玉才只好接过杯子：“谢、谢谢桃三娘，叨扰了，我睡了多少时辰？”

桃三娘毫不在意：“一个时辰都不到，小哥儿好酒量啊。”

“开、开什么玩笑……”张玉才脸上露出抽搐一般难看的表情，不知他是想



挤出点笑，还是实在想哭。

“快喝吧，有什么烦心的事，喝酒也不是个办法。反正这会子没人了，你就在这儿休息一下啊。”桃三娘亲切备至地嘱咐几句，张玉才点点头。

桃三娘走开了一会儿，我坐在这边，见张玉才在那发呆，不知在想什么，直到桃三娘捧着一大碗热腾腾的面回来：“小张哥儿，你准饿了吧？来吃碗面。”

张玉才有些茫然无措地接过面碗，低头一看碗里，是用肉丝豆酱、醋、芝麻油、椒末、腌笋、葱花等诸料拌好的切面，突然眉头一蹙鼻头一酸，又大哭起来。

“哎？小张哥，你又是怎么了？”桃三娘关切地道，但她说话的神情，却还是那般不紧不慢。

张玉才又哭了一阵，才慢慢抽抽噎噎地止住，许是看这店里也没别人，我又是个小孩子，于是才把他的事情道了出来。

原来上个月十五，他一个人无事，上街闲逛，正巧走到金钟寺门前的时候，有三乘轿子堵在路上，是当地大户古董店老板吴石芒的三位家眷，刚从庙里进完香出来。

张玉才走过也只是侧目一望，却正好与抬脚走出门槛的一位着石榴红裙的女子遥遥四目相对，鬼使神差般，两人竟都刷地脸通红一片。

张玉才的脚步一下子慢了下来，但那女子身边还有一个丫鬟搀着她走，她只略一住了脚，就从她身后又走出一绿衣黄裙女子推她：“娇艳，走这么慢啊。”

张玉才听见，便知这女子名叫娇艳。女子也不多说些什么，只是再深深看他一眼，便向轿子走去，他想上前去说个话也是不能的，只得眼巴巴地看着三乘轿子抬走了。

原本接下来几日，他自己单思那女子，甚至引致神思恍惚也就罢了。可昨日却突然听人说，那日吴老板的三位妻妾上香回去后，其中一个叫娇艳的小妾，本是他年前才买来收房的，一直宠爱有加。不想这日竟看中了街上一个不知哪来的野男人，回去后一直念念不忘，还对她的丫鬟感叹那位“美哉少年”，被吴老板听到后，一气之下吊起来毒打一顿，后见她奄奄一息了，就干脆用绳捆住，连夜填到后山上一口荒井里去了。

张玉才听到这话，立刻飞跑到那后山的荒井去，却见那井上被人压了一块恐有数百斤的大石块。井周围草木被踩踏凌乱，应是最近确有不止一人来过的，他想要推开石块，但力不从心，当时抚石大恸，就哭了一场。

桃三娘听完始末，啧啧感叹，可也疑问：“你怎么就真的确定娇艳就在那井



里呢？”

“不瞒三娘，当时我独自在井边待到深夜，竟碰见娇艳的丫鬟叫翠纹的，她提着些银白纸钱，说是好歹主仆一场，趁夜里无人知晓才偷跑来祭奠一番的。我细细一问，就什么都清楚了。”

“噢，原来如此呀！真真是情错何堪痴儿女呀。”桃三娘摇头苦笑一下。

张玉才说完，又不由得发起愣来。

“哎，面都凉了。”桃三娘一边催他快吃面，一边拍拍他的肩膀叹道，“确实挺糟的，不过也还没到绝望的时候呢。”

“娇艳……已经死了！”张玉才哽着声音说。

“未必的啊，”桃三娘向四周看了看，才压低声音道，“你先把面吃完，我再告诉你。”

张玉才想也不想，端起面碗就狼吞虎咽起来。

我在一旁看看他，又看看桃三娘，不明白三娘是什么意思。不知怎么，我突然想起曾听老人讲过的故事：天仙下凡专门来配了穷小子，或者穷小子偷了天仙的衣服，然后娶了天仙。但眼前这张玉才和那吴老板的小妾，并不像那故事里所讲的……

桃三娘脸上带着惯常的一抹笑，看他吃完了，让李二收碗，又唤何大把梅卤茶拿来，倒出几碗。张玉才催她：“三娘，不要和我开玩笑了，刚才你说娇艳可能没死，是什么意思？”

桃三娘反问：“你说的那口井，可是在吴家大宅子后面，那石半坡上大槐树下的？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你也知道，我几年前刚来这镇上，就开了这家饭馆的。当时我为了找些好水，就把这一带的水井都看了一遍，那石半坡上的井啊，别看下面黑洞洞的，其实没什么水，就是潮潮的长了好些青苔子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娇艳既然没死，那就算掉下去，肯定也淹不死她。”

“真的？”张玉才不敢相信。

“是啊，我骗你干什么？”

“可是……她受了伤……不行，我得去救她！”说着，张玉才起身就往外走。

“等等！你就这样去啊？”桃三娘连忙喊住他，“这青天白日的，你要干什么？再说了，你不是说吴家还拿块大石头压住了井口吗？你一个人去，能搬动？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

“别可是了，这样吧，”桃三娘想了想，“那娇艳也是怪可怜的，三娘帮你这个忙。你先回家待着，今晚夜黑以后，你来我这儿，我让何大、李二陪你去。”

“真的？”张玉才难以置信地看着桃三娘。

“当然当然，你先回去吧。”桃三娘嫌他啰唆似的，把他连哄带推送走了。

这天夜里，我怎么都睡不着，总在想着张玉才他们现在是不是已经在那口井边，商量着如何搬开大石块了，又或者已经搬开了石块，正拿绳子打算下去救人呢……我翻来覆去，越想却越有点害怕。

娘被我扰醒了，翻身过来拍了我一下：“丫头别乱动。”

“娘……我肚子有点疼，想去茅房。”我撒了个谎，然后爬起身出去。

屋外院子里静悄悄的，偶有几声虫鸣，没什么风，只有一弯下弦月，在丝丝云中显得若隐若现。

我隔着矮墙朝远处的欢香馆张望，夜幕之中，没有房屋的轮廓，只有悬挂于饭馆门前，那两个夜里长明的红色灯笼，在发出隐隐若现的光亮。

才过了小满，天气还是湿湿凉凉的，不知是凝聚在地上的水汽还是青苔，脚下有点滑，我就是舍不得回去睡，只想看看他们究竟回来没有。

“梆——梆！”有打更的走过，已经子时了，他们却还未回来？

那一双红灯笼在那里静静地亮着，我突然打了个冷战，不知哪来的一股劲，我推开院门，朝欢香馆走去。

门紧锁着，里面没有光，我诧异地想，难道三娘也去了石半坡？

不死心，我又转而跑到欢香馆的侧门，那儿有间小小的马厩，是给客人歇牲口的。但三娘自己除了厨房外边一个大缸里养鱼外，却不养其他任何动物，包括小狗。我从马厩的小门往里看，院子里有光，接着还闻到阵阵香味！

我冲着脖子深吸一口，是刚刚蒸熟的米饭香气！

我试着推了推门，居然“吱呀”一声就开了。我赶紧迈进门去，但不敢声张，只是蹑手蹑脚地走进几步。正好有一个拐角，我伸出头朝院里看，果然看见一口几十斤的大锅，里面热气蒸腾的满满一锅黄米饭。

还有一个平时专门掌管厨房叫何二的厨子，在地上已摊开铺好了一张干净竹席，桃三娘围绕着竹席四周，正分别点了五盏蜡烛。我十分疑惑，不明白她究竟在干什么，便不敢出声去打扰她。只见何二拿着葫芦瓢，在黄米饭里拌入估计是酒曲的粉末，然后再舀出放在席子上，桃三娘则正襟朝竹席和蜡烛拜了拜，才俯身收拾席上的米饭，只见她熟练地先将一大团米饭用手规整成圆形，放在席子的



一端，然后我惊异地发现她竟然把所有黄米饭堆砌成一个人形！

何二在旁边一声不响，默默帮助她忙活着，一副司空见惯的模样。

难道三娘又在做什么好吃的？我兴奋地想，没有什么戒备心地走了出来，挨着墙角站着，看他们忙。

桃三娘把整个人形做好后，转过头来突然看见我在，显然吓了一跳：“桃月？……”

我也被她的表情吓得一怔。

不过她很快又露出笑容：“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不在于自己家里好好睡觉呢？跑到我这里来干什么？”她一边说着一边走过来。

“三娘，你在做什么好吃的？”我抬头望着她却反问道，我不想回答她为什么我没在家好好睡觉。

“这是呀，在做神仙醋。”桃三娘笑咪咪地牵起我的手，拉我到磨盘旁的木凳子上坐下。不知怎么的，我突然就眼皮沉重，她让我坐下，正好背靠磨盘，我往后一仰，头抵着石磨就睡着了。

……一直到，我被很多脚步、说话的嘈杂声吵醒。

张玉才一身灰头土脸的，也不知哪来的力气，怀里横抱着一个衣衫脏污破损、蓬头垢面的小个子女人，何大何二点起好几盏灯，把整座院子照得通亮。

煤炉子上烧着一大锅水，桃三娘拿着两个小瓷瓶和一卷白纱布，招呼他们：“快进这屋来吧，这房间刚才李二已经收拾干净了。”

我揉揉惺忪的眼睛，看着他们忙乱着进了院子角落头一个房间，李二装了一盆水也跟了进去，又听得桃三娘说：“何二，去装碗米汤。”

张玉才问：“要不要去找大夫？”

桃三娘制止道：“我这里什么药都有，你找大夫不怕泄露了出去啊？”

院子里先前那摆了人形黄米饭的席子不见了，蜡烛也没有留下，许是方才我睡着的时候，他们收起来了，也不知现在是什么时辰了？

我也想跟进屋里去，看看那娇艳的脸，究竟是长什么样，看来三娘说得没错，她真的没死。这时何二从厨房端着一碗米汤出来，我就跟着他走进去，可才到门口，桃三娘就把张玉才和何大李二等人推出来：“我要给她脱衣服料理伤口了，你们都出去。”说完顺手接过何二的碗，一眼觑见我，又叫：“李二，送桃月回家！”末了，门“砰”的一声关上。

我实在是困极了，只想尽快回到床上去蒙头大睡。张玉才他们根本没有留意到我，李二便带着我，从那个小偏门出去，将我送回到家门口，然后一声不响没



有任何表情地自己转身又回去。

我迷迷糊糊地进门，摸黑小心爬回床上，娘居然一直熟睡着，根本不知道我离开了很久。

第二日我再去欢香馆，看到桃三娘身影还是一贯地忙碌，客繁流转，与以往没有任何异样。直到过了未时以后，店里客人散完，张玉才从柳青街的那一头急匆匆走来，我看见桃三娘在柜台算账，何大拿出一桶水到店门口前，给两棵核桃树浇水，于是走过去。

那树上结着无数绿油油的小果子，浓荫布下一片清凉，何大仔仔细细浇完水，又拿竹竿赶逐树冠里鸣叫的蝉。我对他的行动虽有些奇怪，但也没有在意，桃三娘照例是一看见我，就亲热地喊我进去坐。

那张玉才一进店来，就直奔后院，桃三娘拦住他：“你怎么跟个没头苍蝇似的？”“娇艳她怎么样了？”张玉才急道。

“放心吧，今日已有起色了。昨天你带她来的时候，只有胸口剩点热气不是？可是命大，今天虽然没醒，但手脚都缓过来了。”桃三娘一边说着一边把他引进去，我也趁机在后面跟着。

我跟着进了昨夜那小屋，屋里却有一股奇怪的仿佛带有米饭气的酸味，微微有点刺鼻；一个面带青紫血痕的瘦小女子昏睡在床上，头发依然凌乱，看不清面目，只是换上了干净衣服，床边摆着药瓶和粥碗。

张玉才从被褥中拉出她的手，放到自己脸颊边，果然是柔软温热了，再伸手探探额头，终于舒了一口气般，回头朝桃三娘突然跪下：“谢三娘仗义相助，我张某人……”

桃三娘连忙拉他起来：“张小哥儿，使不得呀。”

张玉才回头又看一眼娇艳：“如果不是三娘知道那口井原是枯井，娇艳恐怕真得冤死井里了。我一人之力又根本搬不动压井的大石……”说着他又哽咽起来。

“张小哥儿，以后的路子还长呢，娇艳在我这儿养好伤，却也不能久留，你也得早作打算啊。”桃三娘这样说着，又拽他离开屋子，“才又喂她喝了一点米汤，别在这儿说话了，吵着她。”

张玉才犹不舍得，桃三娘硬是推他出去：“跟你说了，必得多加小心，若被人发现可就前功尽弃了。她在我这儿你就放一百个心吧！”

好说歹说，桃三娘终于把张玉才哄走了。之后几天，张玉才还是每日都来看一眼娇艳。我因为好奇，也是每日跑来。



那娇艳真的是一日比一日好转了。第三日已经能睁眼看人，全身创伤处也都结痂，瘀血渐散；第四日就开口说话，认出张玉才来；第五日撑着床沿能自己起身；第六日，我听镇上有人议论，吴家有人发现石半坡上井口的石头被人移开，处死的小妾尸体不见了，于是乱成一锅似的到处派人找。张玉才一听，慌得像丢了魂儿一样跑来，我猜必是找三娘合计办法……

第八日里，那娇艳和张玉才就都消失了踪影。

官洲渡头摆渡的张老汉还在，儿子平白无故丢了，他疯找了一阵，也没有结果。

而欢香馆里桃三娘依然忙碌，没有改变。

一个月以后，我随桃三娘在后院，看她搬出一只大瓮，说是她新酿的神仙醋成了。待她倒出瓮里的醋，剩下渣滓，我探头朝里望，却看见里面发酵的黄米团还保留着人形，散发出来刺鼻的酸气，和娇艳睡的屋里那种气味是一样的。

桃三娘丝毫不在意我的诧异，自顾自地把醋加好花椒，然后上大锅煎滚，异常浓郁的醋香充斥了整座院子。她用小勺舀起一点品尝，十分满意的神情，然后另拿一个坛子收贮好。

见我一直用迷惑的目光看她，她终于忍不住笑笑，用那勺子也舀来一点给我尝，一边道：“这醋的味道是不是特别鲜醇？这里加了人的欲望，是他们的非分之想，才让这醋的味道变得十分完美。”

我试了试醋的味道，但我说不出这是什么味道，也不明白她的话是什么意思。

直到……我再在江都街头，见到那个已经变得疯疯癫癫、不成人样的张玉才后，他一直断断续续地重复那几句前言不搭后语的话，说的却是：“好端端的人……就化成酸水了，好端端的人……一转眼就……”

很久以后我才知道，其实他和娇艳在第七天夜里，收下桃三娘赠的十几两银子，便私奔了。

只是他万万没有想到，原本身受重伤，性命危在旦夕的娇艳，如何能短短几日间，伤势就好转如初？他们想要在一起，这在世间原本就是不可能的，牛郎与织女，不也是被分隔在银河两边？只因为他们想要在一起的这种欲望，让桃三娘钻了这个空子，这都是她的幻术罢了。她把黄米做成人形，与那娇艳被找到的尸体一起，做出来另一个短暂活转的娇艳，满足了他的心愿……然而，待欲望酿出了神仙醋，娇艳也就烟消云散了。



贰·蔷薇糕

用制有冰片的雪花洋糖一起做成花酱的蔷薇糕，倒比用白糖做酱的重阳糕味道更香更好。

桂花饴糖般的中秋才过，便是茱萸辛香辟初寒的重阳节了。

这些日子里，桃三娘每日都忙着做糕：菊花糕、茯苓糕、五色松糕、八珍糕等等，不同样式，吸引着众多过客和镇上的人们，都来争相购买。

我因为嘴馋，就也常常找借口说是跑去帮她的忙，替她捣捣染松糕的青草汁，或舂磨白米，研粉筛细。

我尤其喜欢看她做重阳糕，往糕粉里拌上蜂蜜脂油，混入栗子黄、糖桃脯、松子肉、银杏果等，面上再嵌数颗红枣后入屉锅蒸，糕熟便自然变得蓬松柔软，香厚甜蜜。插上剪彩小旗端了出去卖，不一会儿工夫就被一抢而空。桃三娘说了，欢香馆这美味一绝的重阳糕，只在重阳节前这半个月内有卖，逾期则不再供应，因此每日专程来买糕的人，可说是络绎不绝，挤得门庭若市。

娘给我做了个红色的茱萸香囊戴在身上，吩咐我不许弄丢了，要一直戴到过了“桂花蒸”那段秋雨秋热天，才能离身。我倒不关心这个和重阳节有什么关系，只是觉得这红色香囊又好看又好闻，宝贝得不得了，还拿去给桃三娘看。

已经仲秋了，附近有些大户人家开始要赶在入冬以前做些衣箱柜子，因此我



爹每日起早就得开始忙碌；娘也是忙里忙外的到各家接送活计，留下我一人包揽所有做饭洒扫之类的家务事。

于是我便每日也忙活起来了。早上烧水、扫地、熬粥，摆好小黄瓜酱菜，自己吃完就马上拿着全家人的衣服，到离家百余步远，柳青街南边尽头的小秦淮河里去洗。待洗完回来晾上，又拿着菜篮子走过小秦淮的七孔桥，到南岸的菜市去买菜，然后回来做午饭。伺候爹娘吃完，晌午间便没什么事了，通常是陪着娘做事，只是我的针黹女工又实在不好，唯有做饭还行，所以娘也没办法叫我帮她什么忙，大不了就跑跑腿递送点东西罢了。

这一日买完菜回来，路过欢香馆门前，却见一行官府人家模样的车马停在那里。

为首骑一匹枣红大马的是一位年轻的大人，三十出头的年纪，生得极有派头，身穿貂鼠大褂和皂靴，一手攥缰绳一手拿马鞭。他旁边一个同样骑马的跟班。正毕恭毕敬地回禀道：“程大爷，这就是欢香馆。”

“嗯，这儿看来倒也干净。”他说着回头朝身后的马车道：“夫人觉得如何呢？”

马车的帘子动了一下，掀开一小角，仿佛是丫鬟代回说：“太太说若就是卖前日送来那种重阳糕的那家欢香馆，就试吃一次吧。”

程大爷点头，正好就见桃三娘从店里走出来，朝众人略一躬身笑迎：“这么多位客官，可是打尖？”

程大爷也不答腔，由他身边的那个跟班道：“午饭你给备下几桌，不要图省钱，拣你们这儿最好的呈上来。我们家大爷带了女眷，东西可得注意干净新鲜点的，我们先到别处还有事，午间就过来。可都明白？”

“是！明白了。”桃三娘点头，正恭送他们一行人走，那车夫才驱动了马走，突然其中第二辆马车里传出一声娇喝：“慢着！”

程大爷诧异回头，只见第二辆马车的帘子掀开，探出一丫鬟的双髻：“程大爷，三姨娘请您过来一下。”

程大爷赶紧拨转马头过去，我因站在远处，没听见那车里的人说了什么，只见那程大爷听完，略点头称是，便朝第三辆马车的车夫道：“你们和二姨奶奶留在这儿吧，三奶奶怀有身孕，毕竟不好乱吃外面的东西，请二姨奶奶督促做些细致饮食才是。”

说完，便调过马头，领着一众下人、两辆马车浩浩荡荡继续走了。

我站在那儿看着，说来欢香馆一年到头倒是常有些达官贵人会光顾，但这么



大个阵仗的还是少见。这些坐车的太太小姐们，我也见识过不少的，但像这个要留下来做饭的，却也从来没有过。

马车里走出来一个细挑儿身材的紫衣小鬟，又扶出一位着一身半新不旧青缎子坎肩、蜜合色裙子的少妇，那少妇脸色有些暗黄，不算美艳，但仪容十分大方娴静。

桃三娘唤来李二帮着马夫带车子去后院马厩，自己则招呼那少妇和丫鬟进去。

我看完了热闹，也就回自己家去了。和平时一样做好饭再端给爹娘，忽然娘道：“也是怪了，可能最近天热，咱们家院子的那些蔷薇今早竟开了好些。方才对面的桃三娘还过来说，想买去做蔷薇酱，我就答应了。她还说让你明天清早摘了给她送去，钱多少无所谓，反正街坊邻居的……”

我听了着实诧异，记得入秋以后，院子角落的蔷薇架明明已是一派青黄懒散的了，叶子落了大半，我也没注意，今天却开花了？

我赶紧跑到院子里去看，果然那一架子蔷薇冒出不少骨朵儿，粉粉白白的蓓蕾不少，含苞待放的鲜艳模样仿佛现在仍是初夏，只是叶子依然半死不活地耷拉着。

“咦，好奇怪啊！”我不由得惊叹，“秋天还会开蔷薇花！”我跑回屋里急着追问：“怎么会开花的？”

爹只是望了我一眼，不置可否，娘拍拍桌上：“好好吃饭。”

我却兴奋起来，随便吃了几口饭，又跑出去看蔷薇。

虽说已经是仲秋了，不过娘说的没错，天空总没什么云彩，清蓝气爽的，说不定蔷薇也就因此才开了吧？我一边这样想着，一边凑近花朵闻了闻，好看的鹅黄蕊心香气很淡；这时节连蜜蜂蝴蝶都没有，独这花开……我心头忽然又浮起一丝不安来，踮起脚通过矮墙朝远处欢香馆张望，恰好看见那何二拉着板车，买回来一堆菜蔬米面，从侧门进去。

欢香馆厨房的烟囱已经升起袅袅青烟，必是三娘在里面忙活了。我赶紧回头待爹娘吃完饭，洗好了碗筷，便出门往欢香馆去。

厨房里热火朝天，但奇异的是，除了桃三娘在，方才坐马车来的那位夫人也在！

她二人都穿着围裙，包着包头，那夫人正麻利地收拾一只鹅，旁边的丫鬟用小秤子称好了三钱盐巴，她拿来擦鹅的腹内，然后拍一小把葱，塞满其中。鹅